军事

麦家 著

『暗』系列作品集

（插图本）

电视剧《暗算》 麦家冰山一角

十年精华结集《解密》 更多冰封玄机

“新智力小说”的盛宴

“特情小说”的饕餮大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本书是一个只打过六发子弹的非部队兵对真资格部队兵的一次纸上谈兵：记忆和想像的操练。

暗系列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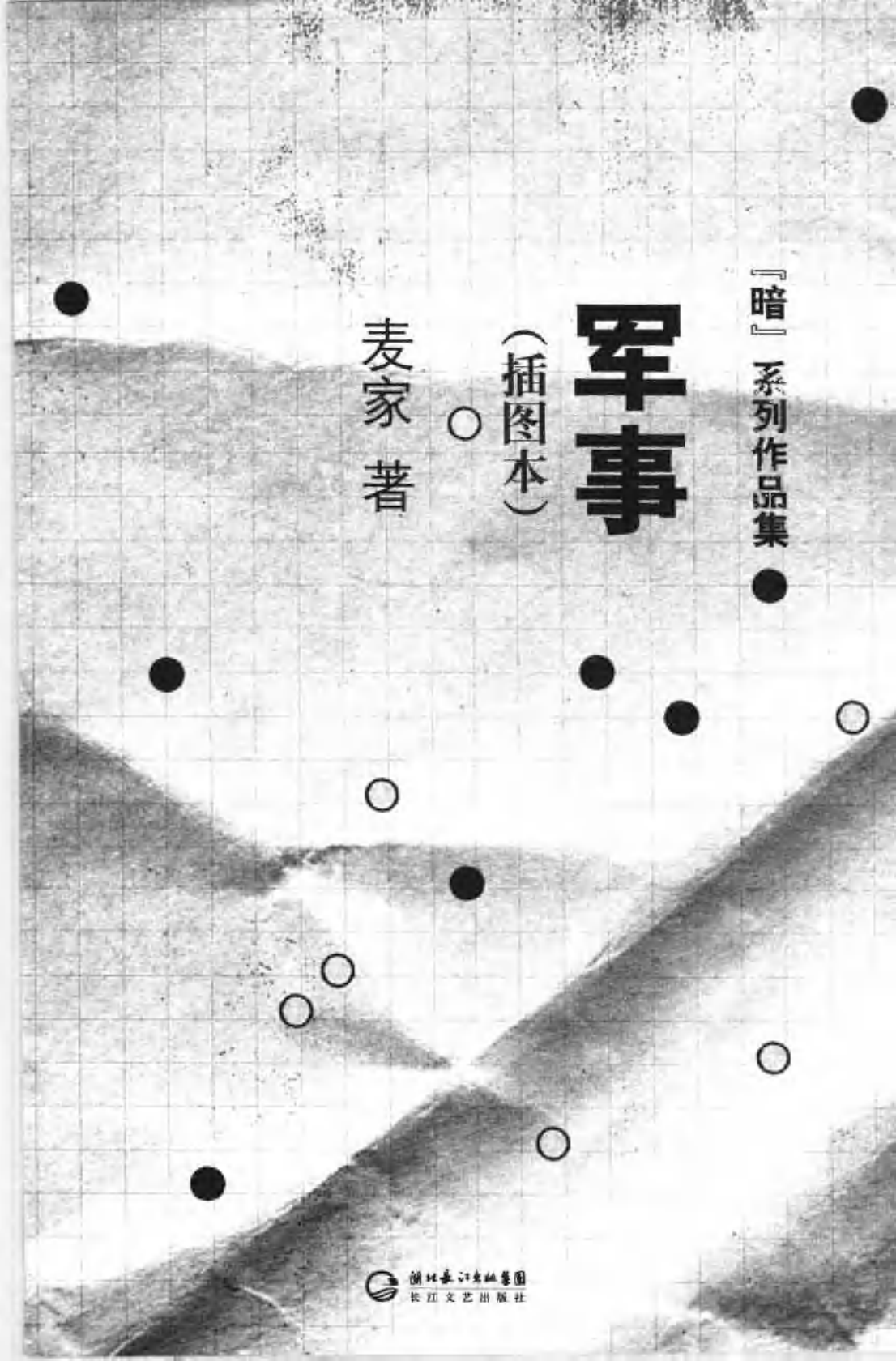
解密 暗算 密码 军事

ISBN 978-7-5354-3524-8



9 787535 435248 >

定价：20.00 元


『暗』系列作品集
军事
（插图本）
麦家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事(插图本)/麦　家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10
(暗)系列作品集

ISBN　978-7-5354-3524-8

Ⅰ.军…　Ⅱ.麦…　Ⅲ.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4843 号

责任编辑:杜东辉　　责任校对:陈　琪
装帧设计:奇文雲海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640 毫米×980 毫米　1/16　　印张:17.375
版次: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73 千字　　印数:1-12000 册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阿今）解散了。我觉得，我也不能老是搞集合，合久必分，该解散的要解散。集合——！解散——！这是两个最常用的军事术语，我穿了那么多年军装还没有当真喊过一次呢，就让我对阿今们喊一次吧：他们是我的部队，我也只有这么一支小部队。但，不管是集合的阿今，还是解散的阿今，总的说，阿今还是阿今，可以说精神层面上是统一的，一致的，活，活得不舒坦，别别扭扭，愁眉苦脸；死，死得不痛快，不荣光，不其所。惟有《五月的鲜花开遍原野》，主编在要稿和催稿时再三强调要阳光一点，便漏进了些许阳光。温暖。

其实，我还有好几个阿今（六个），只因为我操练不当，没成材，放出手怕要被乱枪射杀。所以，对他们我喊了另一个军事术语：隐蔽——！他们隐蔽在我抽屉里，大概是难能见到天日了。

2007年4月5日

目　录

卷一

集合

四面楚歌/3

谁来阻挡/58

出了毛病/96

第二种失败/119

卷二

解散

农民兵马三/ 129

两位富阳姑娘/ 168

既爱情又凄惨/ 184

五月的鲜花开遍原野/ 199

王军或者王强或者王贵强从军记/ 244

卷一

集合

四面楚歌

第一篇　前院

本文是我送给老Z的生日礼物。

照他们的讲法，她已不在人世。是死于非命——我印象是车祸什么的。不过，我不大相信。或者讲，我情愿不相信。所以，我今天还是一本正经地给她赠送生日礼物。

我朦胧记得，老Z是生于1949年10月1日。与新中国同生。显然，如果要错应该是年份。又显然，如果她真的走了，无疑是走得早了。太早了！

老Z曾经是一家外文资料室的编辑。她懂得英法两国语言——英语好似要地道些。我是1983年夏天认识她的，当时我在她们楼道里做临时工，负责烧开水、打扫卫生什么的。日工钱为一块八角，做一个暑假，基本能挣够我半年学费。我要承认，当初我家里头不像现在这么牛烘烘的。有钱的人都是牛烘烘的。

那一年，我只有现在一半的年龄：19岁。老Z大约有三十五六吧。她曾经对我开玩笑说，她可以把我生出来的。我算了一下，好像确实可以。我听说过十三岁的女孩生孩子的事情。报纸上登的。

老Z没有丈夫。或者说，丈夫已和她离异。儿女各一个。儿子在香

港，女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她还有不少亲朋好友在海外和港台：一个哥哥在台湾，两个姐姐在香港。加利福尼亚是她姨妈什么的。因之，有人动员她出国。再三地。可她不。再三地不。她说靠改变环境改变生活不是方法。云云。

老Z钱很多。真的很多。她父亲曾是个艺术家，画画的，五几年回国，1967年戴着高帽子游街九天，后在一个叫先锋渔场的地方劳教六年差个半月，遂死。非镇压致死，系郁闷致死。1978年，拨乱反正，老Z得遗产上万。钱是这么多，但她没把钱捐献给国家，好像连国库券什么的也不买。她收藏昂贵的文物、古董、艺术品等。她讲，捐献什么的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云云。

老Z书读不少，艺术熏陶不薄，文章做得不坏。她经常迫于报纸刊物约稿写文章。之外还有兴致设计服装，后来还写广告词。她写的广告新颖别致。她给佳美服装公司的广告是这样写的：佳美公司的裙衫，我不敢穿，因为我是个黄脸婆，水桶腰。

其实，老Z脸面和身材都姣好，只是年纪不饶人。

可是，老Z的中文字写得很糟，横不平竖不直，简直丢人现眼。她见我字写得端端正正——我的字确实端正大方，请我替她抄稿。有偿的。我需要钱，乐此不疲。于是，我同她往来频繁。我就是这样认识她，然后又熟悉她的。

她不大欢喜我，经常讲我少年老成、太拘谨腼腆什么的。她骂人，骂大街，说咱们这些人都喜欢把自个弄得拘拘谨谨，装得老老实实的，真是活见鬼。云云。

老Z一点都不拘谨。不老实。我认为她甚至有点儿放肆，讲话随随便便赤裸裸的没遮拦。她敢当众人面讲性。讲历史、英雄、名人、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袖。讲国家制度、方针、政策。讲自个的领导、同事。好坏都讲。人家不敢讲的也讲。通常讲得别人家不敢听，替她捏紧心。可她无所谓。真的跟无所畏惧似的。她经常说，她顶讨厌在人家背后说三道四。她认为要讲要骂，都应该当面才是。她确实敢当面骂人。包括她们书记、主任。

她还敢当着大伙的面讲自己的好和坏，暴露她最隐秘的隐私。比如，连她年轻时如何为一丁点儿事卑鄙委身给一个什么人——这样的事，她也敢讲。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我觉得她活得真是轻松。

随便。

洒脱。

甚至雅观。

我活得有些吃力。

老Z经常告诫我，做人首先必须要尊重自己。尊重自己也是尊重他人。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也不会尊重他人。何为尊重自己？她说，就是尊重自己的思想、意识、感情、习惯和肉体，等等。她经常对我讲，别他妈的为一丁点儿X毛细事就委屈或伤害自个，你自个不把自个当人看，谁还把你他妈的当人看——她讲话就是这样粗鄙，脏话连篇，跟个阿飞鲁似的。她还讲，生活需要超脱、无礼、放荡，什么三从四德、五礼六尚都是狗屁，是骗人的把戏。她还讲，谁也不是你的上帝，你就是自个儿的上帝。等等。等等。

我一直想努力照她讲的做。可总是做不到。做不好。老是别别扭扭、反反复复的，稍不注意老毛病就复发。有点屡教不改的感觉。也有

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我想，生活没给我指点迷津。生活只给我困惑。

迷惘。

疲惫。

郁闷。

苦恼。

忧伤……

我真正已经很想念老Z了。

我想她生活起来可真叫来劲。

本文确实献给老Z。或者同老Z一样的人。

现在，我脑袋里堆积着许多疑问，诸如我是谁、为了什么、正在什么、将会什么，等等。其实，我巴不得不知道才好呢。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们糊里糊涂反而好。难得糊涂！可有些事我知道我是想刨根问底弄懂它的。譬如讲，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疑虑：我们，人——作为万物精灵的人，一撇一捺的“人”，顶天立地的人，为什么恰恰是人世间——地球上——所有生灵间胆子最小、害怕东西最多、生活得最可怜的可怜虫？

我这么讲的言外之音自然很让人明白，就是我胆子很小，害怕东西很多是否是？

是的。

我胆量确实不大。很小。经常在害怕什么。莫名地害怕。

问题不在于我害怕什么。我算老几？我无名小卒一个，就是死了又怎么样？是不是？问题在于：这么多年来，几十年来，我居然还没有真正遇上过一个胆子当真大得什么都不害怕的人。好汉。无所畏惧的人。

不信？

可这是真的。千真万确。不信，我可以从头到脚讲给你听……

“头”在乡下。我小时候在乡下长大的。浙江富阳。一个古老的大村庄。有青山有绿水，很美丽的一个地方。也很平安，没有土匪，没有强盗，连凶猛的野兽都没有。按说那里的人应该没什么可怕的。可我发现，村里人，不管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各自都在害怕着什么。譬如讲，无知的小孩子都害怕山里头的老虎。哪家孩子耍性子，哭了，闹了，他家大人总会拿老虎来吓唬他，嚷一句：老虎来了！那哭闹不止的孩子顿时间就会不哭不闹，乖乖地钻进大人怀里，安静得跟只可怜的小猫小狗似的，悄无声息。灵得很。其实，说真的，多少年过来，人们连老虎影子都没见过。可孩子就是怕它，无一例外。

孩子长大了，七八岁了，可以上学读书了。那时候，他们老虎是不怕了（当然，要真碰上我想还是会怕的），却怕起了人。有的怕父母亲，有的怕老祖父母亲，有的怕哥哥，有的怕姐。有的索性统统都怕，只要是大人，长辈，老师，亲眷，村干部，老熟人，陌生人，都怕。说真的，我就是这样的人，天不怕地不怕，但怕人。大人。大部分孩子都像我一样，因为怕大人，我们总是设法躲着他们，讨好他们。天黑了，想到回家迟了要挨大人的打骂，赶紧回家。天亮了，想到上学迟到了要挨老师的骂，赶紧起床。在外面闯了祸——打架，不小心损失公物，考试得了低分，等等，往往吓得不敢回家；回了家，跟贼似的任凭打骂。为了避免打骂，讨人喜欢，慢慢地我们都成了一个模子压出来的乖孩子，老实规矩，懂礼貌，守纪律，人见人爱。也就是常人讲的可爱。

不过，我们也有个别同龄人是不怕亲人长辈的，因为他们是“独苗独根”。独生子。独养女。他们的父母害怕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断了香火，把孩子当宝贝养，当小皇帝看，什么都顺应着他们来。指东不西。

说一不二。他们在放大的溺爱中成长，自然变得有恃无恐，胆大包天。但仅限于在家里。走出家门，他们甚至都怕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温室的盆景，连大的太阳光都怕。当然，他们最怕的肯定是学校里的老师。我注意到，这种在家里头称王称霸的人，在学校里往往特别怕老师。比我们还怕。也许是因为不怕家长的缘故吧，家长总是把老师的威严过分地夸张了。这些孩子一旦跟你闹矛盾，你要想制服他们，很简单：只要把老师当宝剑抬出来，吓唬他们要去学校告××老师，或者××老师来了什么的，就行了。经常是只要老师的“紧箍咒”一念，他们就成了伏法的孙悟空，变得老老实实，低头认错，讨好卖乖。这类人，可想而知，常常是不敢把在家中的作为如实反映给老师的，渐渐地便学会撒谎，习惯骗人，长大后品质总是不大好得了的。也就是不可爱。

孩子是这样，大人也是如此，都有各自怕的人和事。比如，有的男人怕老婆，有的女人怕老公；有的男人不怕老婆，可总是怕着谁。这人没准是生产队长，或者是大队会计，或者是治保干部，或者是隔壁邻居。有时间甚至是个表面上文文气气的谁家媳妇，或者女儿什么的。女人的情况则更不要讲了，多半女人都怕自己的老公，或者婆婆。我在乡下经常看见这个或那个男人当人面扇刮自己女人和女儿巴掌、耳光的事情。有的男人还野蛮兮兮地把女人拖在路上，跪在膝盖下或者捆吊在屋梁上呼呼啦啦地毒打。那骇人的模样，我至今想来还觉得可怕。这样的女人你想，她们能没有怕的吗？有的是。多的是。她们跟怕鬼似的怕这人那人，或丈夫，或婆婆，或公公。怕煞！

有个孤老头子，他辈分老高老高的，村里人无论谁都敬他几分，逢面总亲热热喊他大爷大伯大哥什么的，适时还邀他上桌子吃饭。我原来猜想他总不会再怕什么的。可不。有一回，我知道他也是有怕的。他怕

死后没人哭丧，魂灵入不了阴间，甚至还担心死后有人伤天害理，偷偷调换他的硬木棺材。他有一口朱红光亮的上好棺材，搁置在堂屋里，谁见着都要夸奖一通。

好啊。

好啊！

值大价钱呢！

据讲，这棺材是他壮年时光就预备好的，确实很好，我见过。

总之一句话：那些人，乡下人，不管谁似乎都是有自己害怕的东西。或人，或事。

也许城里的人见识广，知道的道理多，胆量一定要比乡下人大得多。小时候，在没有进城之前，我经常这样想。

可后来，我去到城里，发现城里人似乎比乡下人还胆子小，害怕的东西简直是太多太多了。他们不光在家里面怕这怕那，还在单位里、社会上怕这怕那的。我第一次进城的那会儿，城里正在大搞“文化大革命”，闹哄哄的，戴红袖章的人满街挤巷地窜，大街小巷到处粘满大字报、红标语。夜里时常枪声、打砸声四起，整得居民们都不敢踏出家门，只好整天关在家里，从窗户里偷偷地打量外面世界。那种目光，你一看见就会知道，他们心里多么害怕——那是一种提心吊胆的目光，像一只挂花之猎的目光，充满警觉和悲情。

看着城里人害怕的劲头超过乡下人，我实在想不通。无法理解。当时我还小，大约有十多岁吧。我只是想，等自己长大了，长出胆子（那时光我们都相信大人说的，小孩子是没有腰子和胆子什么的），我的胆量准会大得多，害怕的东西准会少得多。于是，我格外希望自己快快长

大：不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有一个能让我无所畏惧的“胆量”。

光阴荏苒。我十八岁了。正当年。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血气方刚，意气风发。我的臂力可以举起一个跟自己一样重的人，我的胃口可以吃下一只三斤重的土鸡，我的朋友也有七八个——如果我们联手打架，街上的流氓阿飞也怕我们。就是说，十八岁的我并不流氓阿飞。但我害怕的东西却比以前更多。很多。多得一时半会说不清。虱多不怕痒。太多了反而不想说了。

你是不好意思说吧？

不，跟好不好意思没关系。再说，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又不是就我一个人这样。那时我们家住在一栋临江的黄色筒子楼里，楼里住了有十好几户人家，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人也有十几个。不瞒你说，他们，我的同学，朋友，邻居，都跟我一样，差不多。有的还不及我。比如，我们家楼上有个女孩子，读书成绩一般化，但她就是想考上大学。这就是矛盾：想考上又怕考不上。考不上怎么办？嫁人。她爸爸说，考不上就嫁人。她妈妈又说，考不上大学又能嫁什么人，顶多嫁个环卫工吧。她说，嫁给环卫工她宁愿死。她爸爸妈妈都说，那你就争取考上吧。可她觉得自己考上的可能性很小，结果就在高考的前一天夜里失踪了。三天后，她的尸体从江上漂起来。那一年，她19岁。

我记得，那天街上的人都去江边看了她的尸体。包括我。包括一个在“文革”时候被红卫兵打傻的老诗人。老诗人突然诗兴大发，像个英雄一般的立在江边，琅琅有声地吟唱了一首诗：

十八岁，十九岁，
豆蔻年华，出水芙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